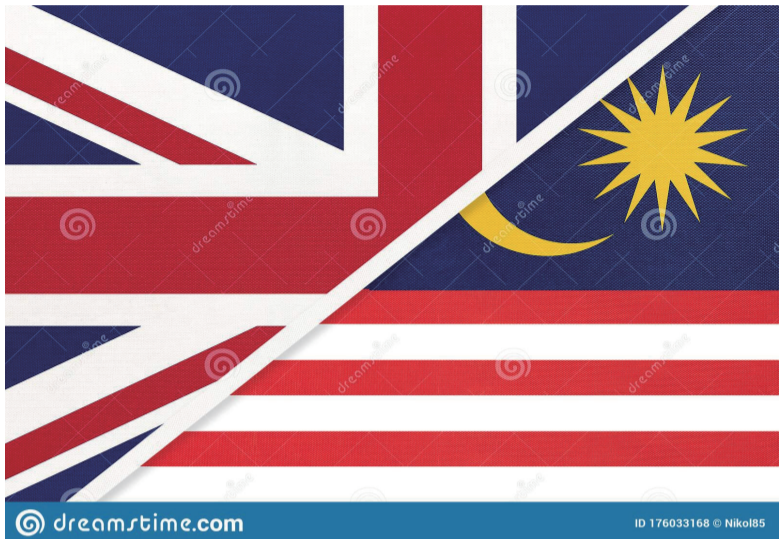


安华任相近百日 回顾当年史(下)

(24-02-2023)



有得到执行。

1963年7月22日——由英国驻砂拉越总督宣布任命的砂拉越首席部长宁甘和内阁，代表英国控制的殖民地立法机构，而不是一个由砂拉越人控制的独立立法机构，在这一天宣布砂拉越独立，但是英国却没有给予任何体现独立的主权。1963年5月31日，英国殖民部大臣邓肯·桑迪斯明确表示，MA63和马来西亚的意图不是让北婆罗洲和砂拉越独立，而是将它们转给马来亚。

1963年7月31日——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签署了《马尼拉协议》，达成马来西亚成立的条件，是联合国对婆罗洲人民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意愿进行评估，并解决菲律宾要求。於是，预定8月31日的成立日期不得不推迟，等待联合国“评估”的结果。（英国和马来亚政府同意联合国的“评估”，等于承认 MA63 和

Cobbold 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没有按照国际法的要求通过全民公投来准确评估人民的意愿。）

1963年8月9日——英国殖民大臣邓肯·桑迪斯 (Duncan Sandys) 通知他的伦敦办公室，联合国官员已保证评估结果，将有利于英国马来亚的计划，并使该问题免受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的审查。在其他秘密通讯中，他还建议马来亚政府反对公投的想法。马来亚总理及其常务秘书加沙里·沙菲益 (Ghazali Shafie) 是科博德委员会的成员，随后站出来反对印度尼西亚要求的公投。

1963年8月16日至9月5日，联合国代表团对英属婆罗洲两个领土进行了粗略评估。

1963年8月28日，英国和马来亚政府在评估完成之前违反协议，抢先在联合国评估结果公布之前，将原先预定1963年8月31日的“马来西亚日”公布修改为1963年9月

16日。这是将联合国特派团的正式报告，视为无关紧要的表现。但联合国没有中止任务，而是照预先的计划，向英国政府提供了亲马来西亚的报告。

1963年8月31日- 英国殖民大臣邓肯桑迪斯拒绝新加坡单方面宣布独立，并公开表示MA63和马来西亚不是让沙巴和砂拉越独立，而是将它们转移到马来亚。

1963年9月11日- 吉兰丹州政府起诉马来亚联邦政府，寻求法院宣告MA63无效，因为它违反了《马来亚联邦协议》，并在没有征求马来亚统治者和吉兰丹政府的同意，也没有征求其他州政府的同意下，就修改联邦宪法以接纳3名新成员（北婆罗洲、砂拉越、新加坡）。唯一的主审法官判决MA63并非无效，但表示，他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行事，以促成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得以公告。吉兰丹政府原可以对相关的上述决定提出上诉，但结果他们并没有如此做。

1963年9月14日 - 联合国秘书长宇丹支持马来西亚，表示尽管其“评估”存在缺陷和妥协。由于英国和马来亚急于宣布成立马来西亚，而调查报告还未出炉，联合国秘书长宇丹索性为

马来西亚背书。他亲自下结论说：“大部分人支持大马”。（评估不是根据联合国第1541号决议第9条的原则进行的公民投票，联合国秘书长承认这违反了联合国非殖民化议定书。）与此同时，英国和马来亚政府无视国际社会对评估的抗议，抢先公开联合国评估的结论和宣布马来西亚成立的日期。

1963年9月16日 - 英国和马来亚在持续武装冲突的紧急情况下“宣布”马来西亚联邦组成，尽管这项组成违反了《马尼拉协议》和《联合国非殖民化决议案》的要求和人权。

1963年9.16后，砂拉越第一任首席部长宁甘即按照MA63的“公务员婆罗洲化”承诺，进行对英籍高级官员离任后的委任砂拉越人的替代工作。但，立即遭到吉隆坡的反对、阻止和强行派遣外来官员来砂拉越。从历史上的事件日期来看，马来亚方面做出了许多 MA63 承诺（基本原则），但从未忠实遵守。一开头，就在“婆罗洲化”问题上最严重违约，事情甚至发展到强行将宁甘拉下台。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秘书长 Stephen Yong 杨国斯律师当时表示，英马政府同意以“调查条款”来到

这个国家并宣布成立马来西亚的日期是“相当不寻常的”。

他询问（英国和马来亚）同意调查是否有诚意。他说，一个人不能同意一项调查，然后在知道结果之前采取可能与调查结果相反的做法。“如果你同意调查，自然要做的就是等待调查结果。”

“当人们对此进行更多询问时，他们说：不要问太多问题。这对你有好处。一旦你加入马来西亚，你就会繁荣昌盛：黄金时代将在砂拉越诞生。”

杨国斯律师说：“当《Inter-Government Committee Report》（IGCR 政府间委员会报告）提交立法议会讨论时，实际上只是在会议前一两天提交给议员。正确地阅读这份报告在人力上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关于这些议员提出采纳建议的报告。现在在我看来确实是一场闹剧。无论如何，我认为必须承认政府宣传在这方面的成功。”资料来源：Lina Soo: Sarawak The Real Deal (2015年出版)

各位亲爱的砂拉越同胞，在看完了上述任人宰割的无奈的粗略编年史，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是否会有什么新的启发？